

《黃土情意結》

月來寫了好幾篇，以豬為題材的《週末談》，突然想起，兒時常哼着的“小調”——“牛鬥豬，豬鬥牛，牛不夠豬鬥”。那是以前念小學時，每天上課前，舉行升旗禮，聽到的一個旋律，給人配上了，這幾句調皮而又很容易上口的歌詞。

我在上個週末的秦史講座（2019年5月11日），提到最近我看到一本論著，叫《黃土板結 ——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探析》（…… 沈大德、吳廷嘉，1994，257頁），很值得參考。我就借用這個術語，“黃土情意結”作一個闡述。這本書的探討，頗為深入和切要，書裏很多的論點和觀察的角度，我都很樂意認同，特別是有關中國的特殊家族制和宗法制度。

這兩位作者在書名裏，用上“結”字，顯然沿用希臘古典悲劇的“情意結”的那個“結” *complex*。但他們這個“黃土情意結”是沒有那貶義的命定主義色彩，只像是與生具來，沒法解釋為什麼是這樣。

這個東方“黃土情意結”是源遠流長的。戰國時，屈原因朝中壞人的忌妒和陷害，被放逐。在他的《哀郢 *ying*》裏寫着：“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”傳說中，狐狸在外面臨死，會把頭朝着它的洞穴。這個典故，比喻對故國、故鄉的思念。這就是“生於斯，死於斯”的具體表現。

見《漁父》，此非屈原所作，但仍可以作為抒寫他的，對故國的深情。

講座後，白而曼（Geneviève Barman）跟我說，在法語文學裏，也充滿這類懷舊的詩歌。瑞士就有一首，叫 *Le Ranz des vaches* “呼

喚牛群回欄”。那年代的法蘭西帝皇，嚴禁向他的瑞士籍侍衛，唱這首著名瑞士民調，犯者的最高懲罰是死刑。據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）記述，這首歌，會令這些瑞士雇傭兵痛哭流淚，逃役或自殺，他們是多麼切望回老家啊！

這首歌可以在網上聽到。歌詞是用瑞士的一個次方言（patois de Fribourg）。唱“呼喚牛群回欄”的，雖然大都不是說個次方言的人，但他們都懂歌詞的內容。

我們山上的一位鄰居女士，也是一位老朋友，跟白而曼說，“咱們該選這首民歌做國歌啊！”她說，每當聽到這首歌，她都忍不住流下淚來。足見此歌，在今天的瑞士，仍然那麼感人。

真巧，五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瑞士山居附近的一家小學裏，舉辦了一個音樂會，歌詠團唱了這首歌，可惜我沒去，錯過了機會。

在我記憶中，我從來沒有碰上過，要站起來，聽着奏國歌那樣的一個莊嚴場合。這樣說，我不覺得慚愧，只感到惋惜。我大半生是個不大受外人看得起的中國人。

五十年代，香港放映荷里活美高梅公司（Metro-Goldwyn-Mayer, Inc., MGM）首輪影片的電影院，例如彌敦道平安戲院，散場時，都奏“天佑我皇”（God save the King, 1952年後改奏 God save the Queen），不願意的，也得起立。我們只好馬上離場，免得給逼着聽殖民地主子的國歌。